

October 20, 1963

**Transcript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Zhou Enlai and
Buddhist Association Representatives at the Asian
Buddhist Conference**

Citation:

"Transcript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Zhou Enlai and Buddhist Association Representatives at the Asian Buddhist Conference", October 20, 1963,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Zhou Enlai Waijiao wenxuan [Selected Diplomatic Papers of Zhou Enlai]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1990), pp. 349-358.

<https://wilson-center-digital-archive.dvincitest.com/document/260517>

Summary:

Zhou Enlai talks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several Buddhist Associations in Asia. They discuss the percentage of their population that practices Buddhism. Zhou criticizes President of South Vietnam, Ngo Dinh Diem, for oppressing Buddhist religious leaders and followers. The representatives and Zhou emphasize strengthening friendly exchanges among Buddhist circles in various countries.

Original Language:

Chinese

Contents:

Original Scan

同出席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连中国在内,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聚会在一起,是很难得的一次盛会。人数虽然只有几十位,但代表了相当大数量的佛教徒。

中国佛教徒在寺庙里的人数不少,但更多的是在家里。中国佛教徒人数没有完全统计,我们估计是上万万,有佛教信仰的人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日本也不少吧?

金剛秀一(全日本佛教会常务理事): 大致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九。

周: 越南呢?

释善豪(越南南方六和佛教徒联合会主席): 越南南方是百分之八十。

周: 柬埔寨呢?

雷·拉摩斯(柬埔寨佛教协会主席): 占百分之九十

九。

周：老挝呢？

马哈坎丹（老挝佛教徒联盟协会主席）：占百分之九十二。

周：泰国呢？

马哈奥帕·奥帕梭（泰国法师）：占百分之九十三点四。

周：尼泊尔呢？

凯谢尔·巴哈杜尔（尼泊尔驻华大使）：占百分之四十。

周：印尼不多吧？

苏马多诺·麦尔罗约（全印尼佛教徒协商会副会长）：百分之一。

周：主要是信奉伊斯兰教。

巴基斯坦呢？

德瓦卜里亚里·巴瓦（巴基斯坦佛教文化宣扬协会秘书长，以下简称巴瓦）：五十万。

周：主要是信奉伊斯兰教。

佛教出在印度，但印度佛教徒却很少，他们信奉印度教。对越南南方佛教徒的同情，在座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是最强烈的。佛教最发展的地区是在亚洲东部和南部。在欧洲、美洲佛教徒就少了，有一些居士。非洲有没有？

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有一点。

金刚秀一: 日本向欧洲派了一百多人去传教, 现在也派人到南美去, 还没有派人去非洲。

周: 信仰佛教主要是在亚洲东部和南部。这次会议, 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参加, 代表了亚洲广大佛教徒。南越吴庭艳政权^[270]对佛教这样摧残, 引起十几个国家佛教徒的震惊是很自然的。佛教徒总是与人为善, 主张和平的, 这是佛教教义上讲的。吴庭艳连这样的佛教徒也不容, 要压迫, 迫使佛教徒不得不走到街上去游行示威, 甚至焚身自杀。他们以焚身来抗议,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流血斗争。这说明吴庭艳政权的残暴, 连佛教徒都不能容, 这是反动政权中少见的。

吴庭艳这样残暴, 有外来力量的支持, 广大人民不满意他。从反对吴庭艳政权压迫南越佛教徒的事件中,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亚洲不管哪个国家, 都要求独立, 不愿受外人的干涉。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 已成为亚洲人民共同的呼声。我们要求民族独立的各个国家, 彼此要互相尊重, 互相同情。道义的力量是伟大的。从一个时期看, 反动武装力量是强大的, 但从长远来看武装力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靠的是人心, 是人心所向。你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 手无寸铁, 但你们在这次会议上一致地发表了《告世界佛教徒书》。这是一股道义上的力量, 是会得到人心的。在座的虽然只有几

十位，但是有几万万人民作为后盾。这说明南越人民和佛教徒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吴庭艳集团的残暴统治一定要失败，外国力量的干涉也一定要失败，只是迟早的问题。这在中国已经得到证明。过去统治中国的蒋介石就同吴庭艳一样。蒋介石现在同吴庭艳是好朋友，彼此经常来往。蒋介石统治中国人民有二十二年。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在一些人心中他好象成了民族英雄似的。但他挑起内战，依靠美国力量，美国给他钱、飞机和其他武器，因此他失掉人心，结果发动内战不到四个年头就被中国人民从大陆上赶出去了。如果没有美国武装保护，他就不能统治台湾。失掉人心、勾结外力、出卖民族的任何势力，最后总是要失败的，中国的事件是最好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蒋介石手中有很大武装力量，比吴庭艳的力量大得多，结果还是失败了。

另外，我们还看到，就是外国的代理人同他们的主子矛盾重重，是不会合作到底的。听主子话就用他，稍不听话就不要他。朝鲜朋友很清楚李承晚⁽⁸⁾的下场。李承晚很听美国的话，打了很久的仗，后来美国不喜欢他了，就把他换掉了。南朝鲜不是不断地发生政变吗？这引起吴庭艳、蒋介石的警惕。昨天不要李承晚，今天不要吴庭艳，明天就可能不要蒋介石。所以，作为外国的代理人，出卖人民利益，不仅本国人民不要他，外国主子有一天也会不要他的。

为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曾经签订了日内瓦协议⁽¹⁰⁶⁾，但是吴庭艳引进美国势力，闹成这样。有外国武装干涉，就会引起抵抗。流血斗争，佛教徒是不希望有的。但已经出现了外来力量的干涉，连佛教徒也不能袖手旁观，不能不参加斗争。如在日本召开的反对原子弹氢弹大会，佛教徒参加了，赵朴初居士也去了。收复冲绳的运动，佛教徒也参加了。南越的例子很值得我们想想，外国干涉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越南北方、朝鲜北部、印尼独立了，日本、老挝正在为反对外来干涉而奋斗，巴基斯坦、尼泊尔、柬埔寨也在为反对外来干涉而斗争。中国的情况虽不完全一样，但基本方面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容易相互理解，容易相互同情，容易达成一致。这次会议号召世界佛教徒同情、支持南越佛教徒的斗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聚会一起，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我们愿意接待诸位，给诸位提供便利条件。可惜时间太短了，明天有不少位要回去。希望再有这样聚会的机会，不一定在北京，可以在东京、河内、金边、雅加达、加得满都、卡拉奇、科伦坡、仰光、平壤……大家多来往。还有些朋友不马上走，光在北京也不好，杭州佛教徒比较多一点，可以到杭州看看，五台山路不大好走，不通铁路，只通汽车，气候冷，要爬山，那就很辛苦了。广州六榕寺很容易看到，看过吗？扬州去了吗？

金刚秀一：由于中国佛教协会的关怀，我们参加了

在扬州举行的鉴真和尚^[271]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了共同声明^[272]。

周：我读了声明，很钦佩。谢谢你们很愿意纪念这位高僧。鉴真是中国的一位高僧，曾六次东渡，很有毅力。中日友好就要象鉴真那样，具有排除万难，越过千山万水的毅力。一千二百年前的人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做？这次南越高僧就是克服许多困难到中国来的。

其他朋友可以多留一些时候看看其他庙宇。

释善豪：我们可以多留些时候，到南方看看。

周：巴基斯坦有多少庙宇？

巴瓦：五百多个。

周：很抱歉，我去访问时没有来得及看，下次去一定看。

巴瓦：非常感谢。佛教在巴基斯坦受到很高的尊重，政府拨给很大一块土地，作为修建巴基斯坦佛教大学用。

周：佛教的遗迹在巴基斯坦很多吧？

巴瓦：我正想说，中国的佛牙就是从西巴基斯坦来的，佛教的历史很长，佛教历史同巴基斯坦历史一样悠久。

周：我知道一些，但对此认识比较晚。玄奘^[273]去印度经过巴基斯坦？

巴瓦：是的。

纳瓦布扎达·阿迦·穆罕默德·罗查（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西巴基斯坦曾是佛教中心，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的佛教徒都曾到过巴基斯坦。

巴瓦：玄奘在巴基斯坦住过好几年，几乎到过所有的寺庙。

周：玄奘不只是到过印度，还到过巴基斯坦、尼泊尔，法显〔274〕到过锡兰〔104〕、印尼。

巴瓦：西藏的佛教也是从巴基斯坦传过去的。有一个巴基斯坦佛教徒越过喜马拉雅山到了西藏，后来成了活佛。巴基斯坦佛教徒很希望取回他的一部分骨灰。

周：葬在什么地方？

巴瓦：离拉萨不远，从拉萨一天可到。

周：请中国佛协帮助寻找。

巴瓦：我们也正式向中国政府、佛协提出这个要求。中巴友谊从古老的佛教传播就开始了。

周：佛教方面的联系，过去不仅中印间有，在中巴、中日、中越、中蒙、中柬、中老、中泰、中锡、中缅……之间也有。著名的玄奘、法显在这方面作过贡献。现在交通便利了，要有更多的玄奘、法显、鉴真。我们的关系应该更加密切。希望常会面，可以换个地方会面，扩大一些。要把中日佛教界共同声明中表示的愿望变成各国佛教界的共同愿望。中国保存不少庙宇，日本也保存不少，进行研究有便利条件。佛经在印度已经失传了，但在中国、日

本、尼泊尔、锡兰保存不少。尼赫鲁总理和我谈过，在印度佛经失传很多。我们在经典研究方面可以互相来往，丰富知识。在日本有个创价学会，据说他们也是信佛教的。

金刚秀一：是佛教的一个派系。

周：他们明春准备来。

大西良庆(日本大本山清水寺贯主)：很高兴听到总理的话，很感谢。我们力量很有限，希望在加强各国佛教界友好往来方面，中国方面拿出更大的力量。

周：谢谢。道义的力量决不是微小的。朋友们希望我们多做一点，我们也应该多做一点。

大西良庆：你们中国有个赵朴初先生，他好象是一位佛爷。我们认为由中国担任亚洲佛教徒的联络工作最合适。

周：主要靠大家努力。赵朴初居士可以为大家服务，作个小沙弥。

阿弥尔·拉玛(尼泊尔佛教代表团团长，以下简称拉玛)：总理对佛教有何看法？

周：佛教是唯心论，共产主义是唯物论，两者在思想上不一致。但从政治上看，信教的和不信教的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如在共同反对外来干涉、争取民族独立、爱祖国这些方面是可以一致的。至于思想上的不同，是长期的问题，这也是自由的。

拉玛： 我们了解这个。我代表全世界的佛教徒，感谢中国对宗教的宽容。但马克思曾经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总理阁下是否认为，佛教在现时代也总是鸦片？

周： 这个问题要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来看。列宁这样说过。当时帝俄沙皇利用宗教麻醉人民，要人民不反抗。西方的统治阶级也利用宗教麻痹人民的斗志。但在中国，统治阶级未能达到利用佛教麻醉人民的目的，情况不同。

拉玛： 阁下是否认为宗教不是坏的？

周： 我们不隐讳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我们可以作朋友。

拉玛： 你说宗教和共产主义在思想上是对立的，那么，中国的佛教将来是发展还是缩小？佛教徒都相信了共产主义，就没有佛教了。

周： 可以这样来看这个问题：中国的共产党员有一千七百万，但信佛教的有万万人以上，不可能一下就把万万人变成共产主义者。

拉玛： 佛教徒信仰共产主义，是否必须放弃佛教信仰？

周： 从原则上讲是这样的。从具体的人来说，有些人接受了共产主义，但还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对佛教的信仰。

拉玛： 是否可以说中国佛教徒都不是共产主义者？

周：当然，有些人思想转变了，可以成为共产主义者。思想问题是长期的。佛教徒只要反对外来干涉，要独立，爱国，就能成为好公民。至于思想上的不同，可以保留，你不要认为共产党员就一点也不唯心了。不要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家庭，也有各种不同信仰的人。如我的父母信佛，我是共产主义者，这方面是不一致的。但是在反对外国干涉、要求民族独立等方面则是一致的。当然，在各方面也都有坏人，他们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欺压人民。我们反对这样的人。

拉玛：总理阁下，是否可以这样说：佛教在中国就不是鸦片了？

周：政治上要具体分析。从一些佛教徒的政治行动上，可以这样说。地方、环境不同，情况也不同。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反对迫害，争取自由，比如释善豪法师，从他来看，佛教就不是鸦片。至于意识形态问题，哲学上的问题，这就说不完了，一下子是辩不清的。